

第六回 天子命朝臣慶壽 盧杞著黃嵩陪賓

詞云：

萬事皆從天定，人生各有安排。善惡到頭有興衰，參透須當等待。草木雖枯有本，將春自有時來。一朝運轉到瑤臺，也見清閑自在。安分守己最樂，逆奸反自招災。為我心忠是痴呆，作事豈知自害。

詩曰：

狐群狗黨結同心，聖明尚且禮優尊。

百僚齊赴筵東閣，權貴當時重二人。

話說黃嵩看了梅吏部的禮單，大怒道：「禮在哪裏？」

門官稟道：「在外面。」黃嵩吩咐：「抬進來！」門官答應：「是！」走出來，叫把那梅吏部的禮物抬進來。不一時，將盒子捧至黃嵩面前，見四、五斤粗面，二斤重紅燭，便假作笑，向在廳的諸位大臣說道：「列位老先生，看一看梅年翁的這份豐盛厚禮，列位先生如何辦得起如此的重禮。」大家忍笑不言。

陳公向著黃嵩說道：「黃大人，梅年兄實在淡泊，這分禮物果然看不上眼，但梅年兄還覺吃力。」黃嵩拈著禮單說道：「捧禮的呢，你傳喚梅吏部送禮的人進來。」只見一人答應道：「有！」即時帶至黃嵩的面前。黃嵩問道：「你就是梅吏部送禮的人麼？但此禮貴重，必須帶你回稟相爺一聲，隨我進來！」那送禮的人，只得捧著這兩色禮物，隨了黃嵩，一直走進內堂見相爺。

走過正廳，只見兩廊珠燈耀眼，看不盡的古玩玉器，觀不盡的壽慶屏軸，重重疊疊，不計其數，滿堂皆是紅猩猩鋪地。走過廊房，又至後廳，只見那上面的壽屏精巧，燈燭輝煌，異香撲鼻。只見相爺端坐在那蟠龍椅上，頭上帶的是軟翅太師巾，身上穿的是大紅蟒袍，腰間束的藍田玉帶，腳下蹬的粉底皂靴，兩足踏的金毛獅子，繫著孔雀領子，內籠的杏黃綾子華蓋罩。盧杞爺兩旁站著立著堂官，甚是威風。黃嵩回頭叫捧禮的人在外面伺候，黃嵩走進內堂稟道：「今有梅吏部送禮在此。」黃嵩言尚未完，只見盧杞說道：

「老夫生辰，勞你陪接朝臣。」又拈了一下鬚鬚，笑道：「你手中拿的，莫非就是禮單？些許小事，又何用來告老夫？凡事我兒作主，當收則收，不當收的回璧。」

黃嵩說道：「蒙恩父抬舉，著兒招待朝臣，敢不稟遵？其餘各官送禮，當收則收，不當收的，即當璧謝。為兒的正是來回稟恩父，此言未曾申完。今有梅吏部送禮呈上，真正與眾不同，請恩父過目。」那奸賊看過禮單，笑道：「我兒，這個官是個窮官。俗話說的好，人情不在厚薄，看老父的情面，不必與他計較，照單全收了罷！好生接進官廳待面。你不知道，此人有大才，如果他肯順我，何愁大事不成。」黃嵩見相爺看了禮單，一點氣也沒有，倒說了許多好言。黃嵩只好答應，走了出來，吩咐：「梅老爺的禮，照單收。」那門官應了：「是！」把禮物收下來。

只見黃嵩吩咐出來，請梅老爺至西廳用面。笑嘻嘻地迎了梅公說道：「老父深知老先生高雅。」梅公道：「蒙太譽了。請問大人貴庚？」黃嵩道：「弟今年五十四歲。」梅公道：「太師年登花甲，只長年兄六歲，如何就有父子之稱？只是如今世上不以份量為重，只以勢利為先，不顧綱常倫理。」此兩句話，說得黃嵩忍羞含恥，地下有洞，也會鑽了進去。言談之間，已進了西廳。但見眾朝臣與各年兄俱在上面，梅公走至中間，見過了禮。一齊說道：「梅老先生為何來遲，理該多吃飲幾杯纔是。」

梅公道：「這也不妨的。」各依次序而坐。眾朝臣道：「梅老先生真是豪爽之極。」梅公道：「學生凡遇生辰滿月，最不肯少飲。如是死人收殮，連一杯也不能飲。」眾公見他說不住口，望了望黃嵩的臉上，紅一塊，白一塊。自古道惱羞成怒。

黃嵩道：「傳我的言出去，吩咐門上的官兒，凡一應送禮拜壽的，一概收禮不會。」家人答應方走，黃嵩又叫轉來，說道：「凡送禮的、拜壽的，一概回給他，號簿收了。隨他就是王侯國戚，俱不能會的。不識抬舉！」梅公聞聽此言，便站起身來，用手指定黃嵩叫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助惡的匹夫，你把我梅伯高看做什麼樣的人？如此放肆！你這個匹夫，可知我的來意麼？俺怎肯與你這班狐群狗黨的畜生為伍，不過是看聖上的金面，到一到，全其上意。你方纔呼喚家人羞我麼？我梅伯高怎肯與你這班狐群狗黨的奸賊干休！若不掃清宇宙，整飭綱常，不為人也！」

眾大臣見梅魁說千奸賊萬奸賊，匹夫長匹夫短，罵不住口，又見黃嵩氣得堆在椅上。陳公只得替梅公遮掩道：「年兄今日醉了，送年兄回署去罷！」梅公道：「承列位年兄的抬愛。方纔這匹夫如此放肆，叫我如何忍耐得住？」于是，陳公拉梅公吩咐道：「送年兄！」出相府，上轎回署不提。

且言陳公回轉入席，代梅公擔了許多心事。且說眾朝臣，也有議論的，也有勸喻的，紛紛不一。見黃嵩怒而不言，大家只好告辭各散。黃嵩帶怒送了眾朝臣上轎回署，自己又羞又惱，只氣得暴跳如雷，便說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有這等事！大膽的狗官，藐視功令，不畏國法！」便一直走進內堂府。盧杞正與那歌舞女子們抱住取樂，忽聽見黃嵩的聲音叫嚷進起來。盧杞一見，問道：「我兒因何故如此形狀？」黃嵩稟道：「恩父在上，孩兒告稟。」就將梅公問他的年紀，又如何吃酒，他還說了許多不吉之言，斬罵恩父，自頭至尾，細細捏造一番。

盧杞不聽見也罷，既聽了，鬚鬚亂炸，臉上通紅，道：「哎呀，有這等事！此畜生把老夫看做無用之人，十分毀罵老夫。我本見他有些才幹，故而未曾加罪于他，原來是不知死活的畜生，只叫他試一試老夫的手段。正是人無傷虎意，虎有害人心。我兒不必氣他，自有老夫做主。你且坐下來暢飲幾杯，消釋悶懷，何用作此態度？」黃嵩聞言，只得告坐入席，連飲數杯。忽說道：「依孩兒愚見，這個匹夫，須要放在叛逆內，使他緘口就戮，法司也沒有什麼訓問，豈不一下就斷那畜生的狗命嗎？」

盧杞頭點了一點道：「就是如此處置這個老畜生罷。」彼此二人在席上商酌已定，暗害梅公不提。一宿晚景已過，次日五鼓，內監宣旨各官朝駕。文武聽旨，退散不提。再說盧杞回了相府，早飯已畢，忽見門官稟道：「皇上遣內監在外面要見相爺。」盧杞迎至廳上，見那內監笑道：「今皇上召老相國在長樂殿下棋消閑。」盧杞道：「請公公先行一步，在後宰門會齊。」內監道：「也罷，咱家在後宰門等候。」走出相府，上馬先自去了。

盧杞走入內書房，寫了一聯簡帖，藏在袍袖之中，即便上轎，往後宰門而來。下轎，同內監至長樂殿見駕。



皇上開言：「朕今日沒事，偶然想要下棋，故召先生。」內監取過棋來，盧杞謝了恩，方在錦墩之上坐下。獻上龍鳳香茶，君臣對奕。盧杞故意連輸兩盤，天子說道：「今日先生下棋，為何恍惚，是何故也？」盧杞俯伏奏道：「臣憂國憂民，心緒不定。臣不敢相隱，求皇上恕臣之罪。臣現有短表，冒瀆龍聽，伏乞聖上裁之。臣昨日接得邊關密報來，內云：『我朝官員，私通韃靼。』臣訪不確，不敢妄奏。臣一面行文，使各地方官訪拿，一面差心腹人探聽。誰知有一奇怪之事，連聖上左右，亦有這班叛賊的羽翼，在彼私自打量。綸音召臣，臣既刻赴闕應召。實有國事在心，心不在棋上，故此連輸二局，臣之罪也。」天子聞奏，大驚道：「先生乃國家之棟梁也。爾既知群奸，何不奏與朕知，把此等奸佞。梟首市曹，而先生反自容隱耶？」盧杞又奏道：「臣雖知之已久，恐各臣不服，又生他變，故臣不敢面奏。今主欲知此人，臣不敢再為隱瞞。」只見盧杞在袍袖內取出寫的柬帖，遞于內臣。內臣接過，獻上天子。皇上揭開一看，心中大怒。不知寫的什麼言語，梅公禍福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